

蘇聯 伐·索布科著

和平的保證

光明日報

和平的保證

蘇聯 伐·索布科 著

蔡芳信 蔡時濟 合譯

光明書局出版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克旅準備離開多爾洛城。重坦克不慌不忙爬出了騎兵營舊址的大門，沿着一個周圍全是老菩提樹的廣場排着隊。強有力的馬蹄聲轟轟地響着，閃爍的履帶在石板路上格咋格咋地爬行，坦克手們愉快地彼此叫喚着，再加上從周圍小山上吹來的和風使那些嫩葉也沙沙作響，於是這座寧靜的德國小城就頓時充滿了一片嘈雜聲。

那些穿着上面帶有還不大爲人們的眼睛所習慣的鍍金肩章的新軍裝上衣的軍官們，都沿着一系列的坦克在徘徊。他們慢慢地從這輛坦克走到那輛坦克，對本旅行軍的準備作最後的檢查。新鮮的碧綠色彩，把深厚的裝甲上爲破片和砲彈所留下的痕跡都掩蓋住了，現在，在裝甲的綠色背景上，幾顆標明被摧毀的敵人坦克的數字五角白星顯得鮮明奪目。一些小紅旗在坦克的砲塔上飄揚。那些砲口遠遠地向前伸出的長砲上面都套

着新的油布。

忽然，手風琴響起來了，廣場的另一頭傳來了一陣雄壯的歌聲。接着又從一個什麼地方傳來了一陣哈哈大笑聲和快樂的歡呼聲，然後，一個樂隊的演奏聲掩沒了所有其他的聲響。整個廣場上洋溢着興奮動人的旋律，引得坦克手們一個個都用腳在灰色的石板上打着拍子。

春天的太陽慢慢地升到了多爾洛的上空。這條勻稱、整齊、筆直的街道上種着菩提樹和楓樹，坐落在環山裏的小城，就像一塊被一個非常細心的主婦切出來的點心似的。可是，在郊外的某些地方，這種有條不紊的市容卻被破壞了。好像有一個什麼人用巨大的拳頭把整段的房屋打碎了，把它們變成了一堆堆可怕的廢墟，現在就從這些廢墟上發出燒焦了的木頭和死屍的臭味。

從一早起，本市的居民就佇立在人行道上，仔細地瞧着坦克，並發出關於蘇軍撤退的各種推測。這件事情不僅是德國人在討論着。就是在坦克的行列中間走來走去的坦克手們，有時也談到它。誰也不知道這個坦克旅將開到哪兒去，不過大家都一致認為目的地一定很遠，因為命令是要把長途行軍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都裝上卡車。在這樣的情況

下，不僅每一輛坦克的全體人員，就連每一個坦克手，對於他們這一旅究竟開到哪兒去，照例各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見。

然而，可不是所有的坦克官兵全都開走。旅長的技術助手查伊卡上校，政治指導員梭可洛夫上尉，司令部的譯員瓦里亞·比特洛瓦，以及摩托化營的一個連，都留在多爾洛的軍管處工作。

旅長的技術助手，在兩天之前才被任命為本城軍管處主任的上校查伊卡，深深地了解到他的新任務將跟他在坦克旅中的工作大不相同。現在他將要跟德國人打的交道，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和平的生活中。看來，這種工作將要比在前線困難得多。他勢必要以政治工作人員、經濟工作人員、甚至外交家的資格來鍛鍊自己。上校查伊卡開始帶着毫不掩飾的興趣執行起他的新任務來了。他就是這麼一個專愛解決那些重大困難問題——那種每一次都要使人絞盡腦汁的問題的人。

相反地，上尉梭可洛夫卻一點也不想留在多爾洛。沒有話說，現在他只得跟那急於回到莫斯科去的美夢長期告別了！為什麼他過去要把德文學得這樣好呢？瞧，現在只好留在德國了；至少在目前，他必須放棄到研究院去的夢想，在這兒獨自生活下去，遠離

他的柳芭了。也許和妻子長期分離這件事，使他最爲難過。什麼時候他們才能有機會見面，現在真是很難說了。

可是，上尉卻絲毫也不會想到向軍管處請求准予免去他在德國服役。還是在戰前，他當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區委書記時，他就養成了無條件執行黨交給他的最突然和最困難的任務這個習慣。共青團和黨曾教會他照顧全面和集中目標地考慮問題，因此他現在能夠清楚地想像到上級所交給他的這種具有國際性質的任務底重要性和他的新崗位的意義。甚至就在跟同志們分手的這一瞬間，他已經在考慮着他在這種新的環境裏應該如何行動和首先應該從哪些事情着手了。

所有的軍官都聚集到那個一直駐紮着坦克旅的大廳裏來舉行話別了。這兒現在成了軍管處。在長桌子上的那些帶着古色古香的花紋的高腳杯裏，葡萄酒正在泛着泡沫。軍官們都舉起了第一杯酒，爲那個與他們最崇高的情感聯繫着的、由於他的名字他們才從伏爾加河來到了易北河，爲他們的領袖兼海陸空軍大元帥的健康乾杯。

在這座孤苦伶仃地被遺忘在薩克森山裏的德國小城多爾洛裏，那些戰鬪的朋友在偉大的勝利戰爭之後分別了。

大家將來總還有機會見面的！

指定的時間到了。最後的話別、祝禱、友誼的保證、熱烈的握手，然後是旅長在多爾洛城所下的最後一次命令。

帶頭的坦克在光滑的石板路上轉了一個陡彎，便怒吼着沿着街道前進了。接着其他的坦克，便也一輛接一輛地跟着開動。

上尉梭可洛夫從軍管處的陽台上，長久地注視着他那個正在出發的坦克旅。哦，他們走了，他的戰友們走了，這一別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和他們再見呢！坦克沿着不大寬闊的街道一輛輛地前進，德國人都站在人行道上，目送着那些重型的戰車。

坦克過完了。跟在它們後面走的是滿載着機械化步兵的汽車，以及裝着本旅的供應和裝備的卡車。最後走的是一輛敞開的旅行車，裏面坐着旅長，他正親切地向留下的同志們揮手。汽車加快地開走了。馬上一切都消失了——戰車和戰友都消失了，他們都像融化在遼闊的大路的空間裏似的。廣場上靜寂無人了。

梭可洛夫感到了籠罩着全城的沉默底壓迫。好像它早已就潛伏在郊區的小山裏，只等這個坦克旅一離開之後，馬上就衝出來襲擊街道、房屋、和居民——這種沉默是那樣的

的沉重逼人，簡直使人們呼吸都感到困難，並且不由地想伸手去解開領扣。

梭可洛夫側起耳朵來聽。坦克引擎底隱約的轟隆聲，還可以從遠遠的什麼地方聽得到……不過只是好像罷了。現在已沒有什麼來打破這座寧靜的多爾洛城中的沉默了，連微風也息了。甚致菩提樹的濡濕的、灰綠色的葉子也停止發出沙沙聲了。

上尉轉身回到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樓上什麼地方響着不慌不忙的、一本正經的脚步聲。這一定是中士克里伏諾斯在樓上的房裏整理連部的東西。

梭可洛夫走進了軍管處主任的辦公室。上校查伊卡正坐在辦公桌前，左手拿着一本字典，看着一本記載薩克森地方的經濟資料的德文手冊。他一看見上尉，便把書推到一邊，微笑了一笑。

「瞧，我們可給他們送了行了，」他瞧了瞧臉色憂鬱的梭可洛夫，然後這麼說。上校底明朗的親切的聲調馬上使上尉感到了安慰。

「我對於新的職務總是感到奇怪，」梭可洛夫坦白說。「變動得未免太突然了……」
「可不是嗎，」上校同意道。「我們已經贏得了戰爭。可是現在，我們還必須贏得堅固的、持久的和平。就這一方面來說，上尉，我們一定還會獲得另一個勝利。」

他站起來，開始在屋子裏來回地踱着，並且繼續說下去，就像他在大聲思索似的。

『一個民主的德國——就是歐洲的和平保證，因此，要使它建立起來，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們的佔領區內，各黨各派都很快即將發動起來，各種文化和各行業的組織，各種報紙也都要出現。』

上校在樓可洛夫面前站住了，並看了看他那對烏黑的眼睛。

『我們共同來幹吧，』他繼續說，『不過居民中間的政治教育工作，可得由你來負責。』

上校重新繞着辦公室大踏步走着，繼續對上尉發表他的意見：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也知道，是困難而光榮的。如果我們能勝任——光榮就是我們的！反之，要是不能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不配稱作蘇維埃軍隊的軍官。有些人認為：一個軍官，只不過是一個會打仗的武夫而已。但是，一個蘇維埃軍官，一個蘇聯武裝部隊的軍官，他首先就是一個能做我們時代最前進的思想的代表者。』

說到這兒，上校沉默了。樓可洛夫，對於他未來的工作的性質本來還只有最空泛的

概念，現在開始想到這個工作怕要比他原來所想像的困難得多了。於是他跟同志們分手時所引起的那種沮喪的情緒，這時又把他抓住了。多麼遙遠啊，哦，他的祖國離這兒是多麼遙遠啊！……

就像看穿了梭可洛夫的心思似的，上校從容不迫地走近收音機，把它扭開了。屋子裏馬上就充滿了莫斯科廣播員底平靜的、深沉的聲音——從戰爭這幾年以來就一直鼓舞着蘇維埃人心的聲音。兩個軍官都站在那兒沉默地聽着。

在多爾洛城一千多公里之外，一個巨大的、強有力的國家正過着緊張活躍的生活。離開這兒一千多公里之外，它的偉大的心臟正在跳動着。雖然在這座小小的、精緻的薩克森城和蘇聯的遙遠的首都之間是有着一段很大的距離，而梭可洛夫卻突然覺得莫斯科就近在眼前。

第二章

這座多爾洛城很小。按照官方的數字，它差不多只有五萬居民。其中多半是人數衆多的工業企業所僱用的工人和職員。現在這個城市使人產生一種印象——它簡直就是一個很偏僻的內地小城市。工廠停工了。劇院和電影院歇業了。啤酒店和飯館也都關了門。

大街上掛着五光十色的招牌。差不多每一條街角上都有着高高的黃紅兩色的漆油站。從前石油公司不惜大作廣告，因此，便竭力把這些漆油站盡可能地弄得引人注意。可是現在，這些油亭上的油漆都剝落了，只留下了難看的、生鏽的疤痕。

三座教堂，使單調的市容爲之生動不少。它們高聳在其他建築物之上，就彷彿想用它們的尖頂去抓住天空似的。在大街展開成爲一個廣場的地方，聳立着一座曾經作過薩克森國王底遺族寓所的古堡。許多年來，這座古堡一直空着，現在已經只是蝙蝠窩了。

在古堡的對面，就是市政府。

從山上流下的一支小小的溪流，架着一些美麗如畫的小橋，把這座城市分成兩半。街上還看得出希特勒秩序最後掙扎的痕跡。驚慌，在進攻的蘇聯軍隊前面的那種不能制止的恐怖、密探們可怕的活動、最後，還有那擔心他們自己德國人要在最後的時刻消滅他們的納粹官吏們底惶恐——所有這一切，都還可以從殘留在牆壁上的題句、傳單和佈告裏看出來。這裏，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大本營最後發出的虛偽的公報和瘋狂號召保持絕對鎮靜的標語。差不多在每一堵牆上，都可以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色的人形，帽子扣到眼邊，手指警告似地緊貼在嘴唇上。在這幅宣傳畫的下面，題着這樣一句話：「噓！敵人在偷聽！」

一堆一堆的不定形的廢墟以及爲榴彈片所打穿而乾枯的楓樹和菩提樹的樹幹，使人想起了美國飛機在戰爭最後的日子裏對多爾洛的濫炸。這種轟炸完全不是爲了戰略的關係：這兒並沒有駐紮任何軍隊。他們所以要來轟炸的原因，是因爲這個城裏有一家生產人造纖維的工廠，從前曾經在世界市場和美國杜邦公司的出品競爭過。這就是爲什麼甚至當勝利的紅旗已在日耳曼帝國議會上空飄揚，柏林已是平靜狀態的時候，而一大隊飛

行堡壘還來大肆轟炸多爾洛，力圖摧毀這個工廠的原因。杜邦公司沒有白白地付出了代價——現在，不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德國玻璃絲襪是不能重在世界市場上出現了。除此以外，美國人也知道，蘇軍一定要佔領多爾洛這個城市。

在坦克旅開走後的第二天早晨，上尉梭可洛夫就開始精細地研究多爾洛了。老實說，他那新的活動範圍並不是在軍管處辦公室桌子的後面，而是在這座小而整潔的城市底居民之間。

上尉隨便看了一下古堡，穿過大街，然後在一條小溪的岸邊，在那兒據說是當年歌德很喜歡的地方坐了一會兒。可是，引起梭可洛夫的注意的，倒並不是山溪的美麗和有關這座荒涼的城堡的古代傳奇。他想仔細研究的，還是人。

在那些日子裏，一個蘇維埃軍官在一座德國城市街上出現，是要引起行人的敏銳的注意的。梭可洛夫就是一直都感到市民在盯着他看的。

「也許，這樣出來散步還是穿便服的好，」梭可洛夫這麼想。

儘管有着一層什麼看不見的障礙在隔閡着上尉和當地的居民，但他還是開始去接近這座城市，去習慣它，去竭力瞭解這兒生活底一些特徵。

他在街上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蘇軍底神速的進展，把許多滯留在多爾洛的難民底計劃都打破了，使那些正當投降前附近地方被徵入伍的黨衛軍都湧進了這座城市，終於使那些各種各樣的、在希特勒垮台的前夕爲了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在德國的路上流浪着的、以及在戰爭徹底失敗的時候遠離自己的家鄉的人們，都暫時在這兒住了下來。此刻呢，這些人不是打算回到老家去，就是打算在這個城裏長住下來。

還是在很年輕的時候，上尉就會想盡方法鍛鍊過他自己的觀察力和深入到他所觀察事物的本質的能力。比方說，他喜歡只根據那些陌生人的外表，就去推測他們的職業甚至於他們的生平。當然，他的這種推測，還不能都是對的，不過他的確也往往因證實他的推測是正確而感到真正的快樂。

因此，現在當上尉在多爾洛街上漫步的時候，他就竭力想去瞭解他所遇見的德國人。

瞧，那邊來了一個戴着便軍帽的老頭兒，用長縮的眼光朝周圍打量着。他背上揹着一個軍用背包。看來，用不着多猜測：他顯然是個黨衛軍。大概，他一有了機會就從隊伍裏逃了出來，現在正回家去，還不大敢相信他逃命的幸運呢。

在他後面，又走過來一個戴破帽子的德國人，一看見俄國上尉，便特意讓到一邊，並且用諂媚的眼光瞧了一瞧他。梭可洛夫很難馬上就斷定他的職業。看樣子可能是個理髮匠，或許甚至是個堂倌：因為他的動作是那樣的熟練、敏捷。

忽然，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毫無顧懼地向着上尉走來，她意味深長地斜了斜眼睛，然後問他有沒有她能夠替「軍官先生」做的事。

這兒事情是很明白的：她是一個普通的投機者，以前開過鋪子，或者，更像開過妓院。又走過許多房屋、樹、和圍牆。又接觸到行人的小心的、凝神的眼光。走了又走，一條街又一條街。

突然，在一個路角拐灣的地方，上尉困惑地停住了；他看見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坐在一幢攀滿了常春藤的精巧的小房子的門廊上哭泣，這使他大吃一驚。上尉向這兩層樓的小公館瞟了一眼，注意到了門上發亮的姓名銅牌，就用同情的語氣向老頭兒打招呼。這個德國人吃驚地抬起了頭，眼睛裏現出恐懼的神情。他想要跳起來，但是老骨頭不爭氣，於是老頭兒只好又有氣無力地坐到台階上去。他甚至不想擦掉他那有皺紋的臉上的眼淚。

老頭兒回答上尉說，這是他女兒安娜麗莎·林德太太的家；她是嫁給他的外甥罕斯·林德的。從前他本來自己住在本城的那一頭，房子也是自己的，但在不久之前，他自己的家所在的那一段地方，全被飛機炸光了。在一個鐘頭以內，他——弗力德列奇·林德——失去了他的全部財產。總算靠上帝的慈悲，還保全了他這條老命。

這以後的幾天，他是和一位鄰居住在一起，希望在清除瓦礫的時候，好救出自己的一些什麼財產來。這個希望破滅以後，他就跑到這兒來找他的獨生女兒。林德太太第一件事就是問她父親是否能負擔他自己的生活費和房租。老頭兒哪裏有錢，於是林德太太就拒絕收容她父親，並且嚴厲而又嚴厲地警告他以後別再來找她。因此，現在老弗力德列奇·林德不知道向哪兒去才好……

這個德國人毫不憤慨地敘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只埋怨命運，而對於他女兒的行為，就像談家常似的，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起先上尉還以為他自己的德語程度不夠，以致對於這個老頭兒的故事聽不完全。可是一點也不錯。弗力德列奇·林德絲毫也沒有責備他的女兒，對他女兒的行為沒有表示憤慨。他哭，只是因為他不知道現在該到哪兒去，因此他甚至於冒昧地徵求這位俄國軍

官的意見。

上尉伸手按了裝在閃亮的姓名銅牌上面的電鈕，電鈴響了。有一小會兒屋子裏沒有聲音傳出來，然後他聽到自動鎖的彈簧聲，門開了。

『進來吧，』上尉對弗力德列奇·林德說，同時他自己也一步邁過了門檻。

猶疑不決的老頭兒也跟着俄國軍官進去了，顯然他還在駭怕着這件事情的惡劣的後果。

在客廳的門口，他們遇到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穿着一件又舊又破的外衣。她那豐滿的搽了胭脂的臉跟她身上那件襤褸的衣裳完全不相稱。

『這真是一種幼稚的偽裝，』梭可洛夫這麼想，同時注意地觀察着安娜麗莎·林德。

一發覺這個俄國軍官是在用平靜的、研究的眼光注意她，這個女人的臉上忽然現出了親切的微笑。要是上尉先生真是能作她的房客，那對於她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喜事！她家裏的房間相當的好，街道也安靜。這兒將不會有什麼東西使上尉先生不安。

梭可洛夫已暗自看出，林德太太立刻就辨出了他的軍級。近來他對於這樣的事情已經習慣了——當地居民都以驚人的速度學會了辨別蘇聯軍官肩章上那些小星的意義，而